

抱朴子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晉 葛洪稚川撰

塞難卷第七

八同卷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僊道不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取捨由於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

銷於鑪冶，養瓦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鑿養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鑪竈之事也。

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

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

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

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

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

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

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

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所能造也。

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所能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蝨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蝨非我不生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孺之產於木石蝘蝓之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

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

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  
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  
衛不輟闕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  
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僊決非所爲也

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  
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  
力延我年命而或矧陋尪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  
嚚或支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  
天地遼闊者哉

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

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  
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  
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  
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  
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眾生無不遂之類  
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  
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

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  
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  
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

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  
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  
百伯牛有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  
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

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之可學夫聖  
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之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  
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  
宗之者眾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  
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  
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

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  
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  
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  
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經世者儒之  
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唯揖讓與盤  
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  
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  
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  
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無以異也

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知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尙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揖酌清虛於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僊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泰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僊

之人也夫恹恹惶惶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  
沽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  
修養生之迂闊哉

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  
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  
利祿割祭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  
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  
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  
七經不運思於律厯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  
之役眾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

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  
法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  
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  
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待積於衡巷志貞盡  
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  
所爲不薄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  
則動昏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  
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略易吾已患其難矣  
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  
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

吾亦未謂之爲希矣

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下之有僊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眾之所疑我獨

能斷之機 萌之未朕 我能先覺之 是我與萬物之情  
無不盡矣 幽翳冥昧 無不得矣 我謂無僂僂必無矣  
自來如此 其堅固也 吾每見俗儒碌碌 拒之不信其  
事者 皆病於頗有聰明 而偏枯拘繫 以黠自累 不肯  
規爲在乎 極暗而了 不別菽麥者也 夫以管窺之狹  
見而姑塞 其聰明之所不及 是何異以一尋之綆 汲  
百仞之深 不覺所用之短 而云井之無水也 俗有聞  
猛風烈火之聲 而謂天之冬雷 見遊雲之行 而謂月  
之東馳 人或告之 而終不悟 信此信己之多者也 夫  
聽聲者 莫不信我之耳 焉視形者 莫不信我之目 焉

而或者於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  
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  
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僊爲虛  
言不亦蔽哉

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  
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  
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  
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  
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  
而一焉又況乎神僊乃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

未有所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  
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  
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  
已末如之何矣

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尙矣  
子貢不能喻繫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  
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  
鳥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  
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  
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

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  
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  
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  
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僊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夫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畱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閻士呂望爲太師伏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